

歧路英雄

王延龄 著
顾育明



QILU
YING
XIONG

I247.5
3420

QILU
YING
XIONG

5K931/4

Wang Yan Ling Gu Yu Ming

歧路英雄

王延龄 著
顾育明



上海三联书店

B 596098

责任编辑：熊兴辉

封面设计：叶旦桥

歧路英雄

王延龄 顾育明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编辑：上海故事杂志社

(上海黄陂北路226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128,000

印数：1—10,000

ISBN7-5426-0129-6/I·22

定价：4.50元

目 录

几点说明(代序).....	(1)
第一章 黑虎星下凡.....	(3)
第二章 血洗李公祠.....	(15)
第三章 社会党出卖了他.....	(23)
第四章 华龙路上的明灯.....	(41)
第五章 轻取同乡会.....	(51)
第六章 “斧头党”斗倒杜月笙.....	(63)
第七章 初识戴笠.....	(76)
第八章 “沧洲”困凤.....	(87)
第九章 炸弹在虹口公园爆炸.....	(93)
第十章 一件轰动世界的大案.....	(112)
第十一章 刀光剑影中的谈判.....	(136)
第十二章 庐山上未响的枪声.....	(144)
第十三章 榕城黄昏.....	(161)
第十四章 秋雨梧州遗恨.....	(171)

几点说明（代序）

游庐山的人不易窥全貌，因为山峰终日在云雾缭绕中忽隐忽现的缘故。有时对一个人的认识也有与此相似之处。历史上的某些人物因其作为不被人们认识，为此对他的生平，众说纷纭，毁誉参半，不但生前难以定论，甚至若干年后仍然得不出比较公允的结论，歧路英雄王亚樵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王亚樵是近代史上的一个奇特人物，但过去记叙他的轶事，以及同时代人的回忆，几乎是贬多于褒，“职业杀手”、“暗杀大王”、“斧头党党魁”等等“桂冠”一顶顶戴在他的头上。说他见利忘义，只要给他钱可以杀任何人。这样听来似乎他是个坏得无以复加的人。这种种传说像层层云雾，把他笼罩住了，很难对他作出客观的评价。

前年，外地的一个文艺刊物约我们写一篇带点传奇色彩的小说，手头恰好有一份记述王亚樵的资料，那就写他吧。但我们仔细阅读了材料后，发现他与传闻中的形象大异其趣。他为人正直、倾向进步。一生经历坎坷、惊险、奇特。他杀人目的并非为了钱。蒋家朝廷对他恨如头醋，也不仅仅因为他暗杀他们的“党国要人”，而是因为王亚樵是同盟会会员、中华革命党员，北伐时投奔广州，也一直服膺孙中山先生。王亚樵不同意蒋介石的“清共”政策，心直口快地在“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大会”上，批评了蒋的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认为这是忘恩负义，结果就招来了一生最后几年的飞灾横祸，几乎天天在警探窥伺、东躲西藏、颠沛流离中度日子，最后还不能幸免，死在特务的乱枪之下。拨开云雾见青天，王亚樵是不能被全部否定的，

他还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问题是这位英雄走的道路值得商榷。他的革命手段是暗杀，团结群众的方法还离不开封建帮会称兄道弟的那一套，有时是非仅凭自己的好恶来判断，这是王亚樵一生中最大的弱点，因此他只能算是走歧路的英雄。

我们考虑写这样一位人物确有传奇性，但采取何种形式来写呢？我们觉得要写的是以他的事迹为依据的历史故事，或者是通俗小说，而不是王亚樵的传记文学之作。之所以采用这种写法，是因为可以文学性强一点、艺术虚构深化一些，以便能更好地衬托出王亚樵这个人物来。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不一定能做得到。

由于不是传记，而是截取某些事件进行写作的，读者完全可以觉出，与王亚樵有关的中央党部刺汪精卫、北站刺宋子文、招商局刺赵铁桥这里都没有写，似乎把他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忽略了。其实并不如此，因上面这几件案子已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許多，而且同一事件的写法大相径庭，甚至两者的事实、人物都不同；我们虽然看到了大量有关材料，但觉得写历史人物不能凭自己的主观臆造，任意编排，而某些事迹则尚待探求，所以想宁缺勿滥，将来再补，在这部书里就不写了。

因成书仓促，加上水平所限，不能令人满意是意中事，诚恳等待读者的批评、指教。

本书承熊兴辉等同志大力支持，在此谨表感谢之意。

王延龄 顾育明

第一章 黑虎星下凡

公元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安徽在太平天国、捻军和清朝湘、淮军几次拉锯战中损失惨重，特别是合肥和淮南这片土地，几乎村村成废墟，户户有寡妇。战争早已过去了，但灾难和仇恨却深深印在人们的心里。

这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时值元宵节，在合肥北乡王小郢村的乡村医生王荫堂家里却无心准备过节。荫堂的妻子早已过了预产期，但她痛苦挣扎了两个昼夜，尚未临盆。王荫堂正惴惴不安地等待收生婆到来。忽然，外面风声大作，天色骤然黑了下来，这时收生婆气喘吁吁赶到，但还未走进门，产房中妻子惨叫声已传出来，荫堂急忙请收生婆进去。说也奇怪，收生婆刚进产房，呻吟声已停，接着，婴儿的啼声也传了出来。荫堂惊魂不定，正着急时，收生婆喜孜孜地向荫堂道喜：“王先生，恭喜头胎生贵子，母子平安，孩子个头真不小。”

荫堂顿时喜出望外。说来也怪，那遮天乌云也顷刻散尽，天气依然风和日丽。

隔壁一位老爹却是颇通相命算卦的，拱手向荫堂说：“黑云骤合，护送贵子临凡，将来此子必然大有出息。”

以后是三朝洗儿汤饼会，热闹非常。荫堂高兴之余，想到婴儿降生那天的天气变化，有人说是“黑虎星下凡”，他也觉得这孩子可能有点来历，将来也许可以荣宗耀祖。

荫堂在孩子满月后，给他取名亚樵，字擎宇。从此，他日日盼望孩子早日长大。荫堂在乡村中学靠种田半靠给人看病过活。他粗通文墨，可以提笔处方，邻里之间有些小毛小病，请他

诊视，凡贴中草药却也药到病除，而且他从不收左邻右舍的诊费，大家因而尊称他为王先生。他曾几次挂牌行医，都受到镇上中医群起而攻之，说自古以来未闻有拿锄头的“农医”。荫堂听了气得几天吃不下饭，而今生了亚樵，他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才。当亚樵长到六岁时，荫堂教他认字，亚樵过目成诵，聪明非凡。

亚樵十三岁那年，荫堂拼凑了十几两银子，带着他到三十里外的店埠去拜当地有名的饱学之士张世颖为师。

那张老先生，虽然满腹经纶，诗文八股样样精通，书法更是龙飞凤舞。然而，他从中了秀才以后，年年去庐州府（今合肥市）乡试，却科场不利，一直考到须发花白还是童生。他已心灰意懒，不愿以白发老叟和童生一起同去考场，才回家乡设私塾授徒。因为张老是个饱学之士，远近各村纷纷送孩子拜张老为师。别看张老自己科场不利，教出的几个徒弟却连考连捷，有的还进了翰林院做编修。

荫堂备上几份薄礼，带着儿子前去张秀才家。张秀才看看小亚樵生得眉清目秀，两眼炯炯有神，一副聪明伶俐的模样，已有三分喜欢，便拉着他的手，问他识字不？小亚樵答道：“在家经父亲教导，认识了上千个字，而‘三百千千’（当时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的简称）也上口了。”老秀才听亚樵读过《千家诗》，不禁有了兴趣，要他背两首出来听，谁知亚樵说：“如由我自己背，老师当我只熟读了这两首，最好老师你随便拣一首，念第一句，我可以接读全诗。”张秀才听了不禁暗暗称奇，便找了二首小孩子不太懂的诗，自己先背了一句，亚樵果然都能顺口接吟。

张老听了十分高兴，对荫堂说：“令郎天资聪颖，小小年纪

博闻强记，这个弟子我收下了。府上离这儿较远，令郎就在舍下住宿，三餐粗茶淡饭，老朽还供应得起，老兄不过嫌，我也不客气，束脩略增二两银子，一齐叨惠十两纹银，不知老兄意下如何？”

荫堂立刻点头称谢，忙命亚樵跪下拜师。张秀才止住说：“老兄，这且慢。我们读书人要先拜至圣先老师孔老夫子，继而再拜本师。总之，令郎就住下吧，老兄请回，春耕方始，听说你还悬壶济世，想必求诊之人甚多，吃过便饭就请回程。我会照顾好令郎的！”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三年过去了，张老秀才对已满十六岁的王亚樵说：“贤契，你这三年学业大进，我看可以到庐州府去应试，依我推测，考秀才还是稳中的，明天你先回家打点一下行装，和令尊说明，老夫再介绍几个应试的童生和你结伴同行如何？”

王亚樵回到家中打点行李，不几天就结伴同行到庐州府应试。

这次他到了庐州府，大开了眼界，那熙熙攘攘的闹市，各地来的应考童生，他有点目不暇接。这天天色尚早，他安顿下住处，就上街闲逛，信步来到一家书店，就走了进去，抬头一看，墙上贴有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本店代售上海石印新书《时务论策》，欲知当今的天下大事不可不看。亚樵看了发怔，这《时务论策》是什么书？张秀才却从未提起过。亚樵被好奇心驱使，向书店老板要了一本看看。这一看他看出了神，小本子上都是一篇篇连题目也十分陌生的东西。什么《法兰西革命与欧陆之先声》、《美利坚国父华盛顿纪事》，这太新奇了，亚樵止不住求知的欲望，买了一本匆匆拿回住处，晚饭吃罢就在油灯

下看这本内容新奇的《时务论策》。他看得十分吃力，因为那文章中引用的许多人名、地名实在难记，但文章比八股文浅而明快，而内容却完全是他从未读过的。特别是一篇文章讲到美利坚的伯里玺天德，四年一选，届时前任逊退，这分明有点像君临一国的皇帝，可从未听说过皇帝是可以选出来，几年一换的。

这一本《时务论策》给少年的王亚樵打开了一扇窗户，把他从闭塞落后的皖北平原农村，引到了 19 世纪的广阔世界中去，也可以说是影响以后王亚樵一生的关键时刻，不可等闲视之。

谁知这次考试已是晚清的最后一次，不久光绪皇帝下诏废除科举，改办学堂。王亚樵这次考试却是十分扫兴，开始说他年幼不能应试，以后经同考生打抱不平，向府学训导论理，才勉强同意作为童生应试。王亚樵这时脑里已装进了一些《时务论策》的东西，对八股文觉得有点淡而无味，三场文章胡乱地写了一通。榜发后，同来的几个人都中了秀才，只有王亚樵名落孙山。那几个朋友有点不过意，怕他年轻怨不开，就用功名遇合有时，下科必然抡元无疑这类话来安慰他。亚樵却淡然一笑说：“我辈有志青年岂能作碌碌书蠹，以八股取功名，误此一生。”

当王亚樵落第正要回家时，恰好村里有人到庐州府来，找到他的住处，带来了一封他父亲的信。亚樵拆开一看，信上说：吾儿无论考中与否，均望急速回家。我为生计所迫，借资开一染坊，开始营业尚可，但近来被人欺凌，工价难以收回。吾儿归来帮我料理，或可好转云云。

亚樵来不及告辞同伴，急忙收拾行李，星夜赶回王小郢村去了。

那知到村中扑了一个空。母亲告诉他，染坊开在磨店镇上，原打算店若经营得法，全家都迁去，谁知镇上豪强李竹斋多次寻衅，父亲十分恼怒，几次想关店回村，但又怕靠行医耕田养不活一家，因此愁闷不堪，要亚樵回来商议。

第二天一早，王亚樵就赶到磨店镇上，正要打听王家染坊开在何处，却见镇东头一家挑出五色布条的染坊店门口围了许多人，只听有人高声叫骂，有人低声求饶。王亚樵赶上前去，分开众人走进去看，正是父亲荫堂对两个家人打扮的人，连连作揖说好话。亚樵顿时大怒，大步走进店中说：“你们是何处痞子，跑到店中闹事。”

一个鼠头獐目的家丁看见这个少年走来责问他，鼻子里“哼”地冷笑了一声：“哪儿来的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敢来多嘴，快点滚开，不然大爷三拳两脚，送你回姥姥家去！”

王荫堂见儿子赶来与家丁争吵，恐怕亚樵吃亏，忙上前打招呼说：“两位总管，李老爷要染衣料，只要送来，小人自然加料染就，准时送去不误。不过在下开的是小染坊，本小利微，尊府送来的料子较多，要购了染料才能动手，因此请先赐几文工料费，在下好去采办染料。”

“放屁！”一个斜白眼穿着短褂，领口纽子不扣的家丁指着荫堂的鼻子说：“我们李老爷在庐州府染衣料，裁制衣服，都是先做好送来，看得中意才付工价的。你这小小染坊，我们李府照顾你，是赏你面子，你必须染好送到府上赏收。告诉你，我家老爷只要写一张三指宽的字条，送到县衙门，保你关店吃官司，你这乡下佬真有点活得不耐烦了！”

王亚樵听得简直气炸了肺，冲到两人面前，指着他们说：“你们简直是狗仗人势，什么李老爷，分明是逞强鱼肉乡里

的劣绅。当今世界都是被你们这帮目无纲纪的败类弄坏的！”

这两个豪奴岂能忍受王亚樵指着鼻子骂，立刻伸手抓住王亚樵，拳足交加。亚樵在村中耕田和负笈求学时都曾学过一些拳脚防身。刚开始和他们较量时，还有那么两下子，但亚樵毕竟只是十六七岁的少年，气力不济，不久就被两人掀翻在地，乱打一顿。这却急坏了王荫堂，连忙上前拉住豪奴说：“两位管家住手，小儿刚从庐州应试回来，不知李府尊严，出语不逊，多有冒犯，请两位息怒，饶他年幼无知吧！”

那个斜白眼的豪奴住了手，对王荫堂冷笑一声说：“难怪你这老家伙对我们李府交来的活计，推三阻四。原来你家里有这么一个小亡命徒。你听他说什么劣绅逞强，这都是那些造反乱党的话。你这小畜生肯定是个不安分的崽子。你们等着吧，朝廷正在四处捉拿乱党呢！”

荫堂把豪奴劝走，看看亚樵已被打得鼻青眼肿，心里十分难过，但听刚才豪奴说什么亚樵是乱党，他知道自己叔叔王凤当年随淮军在这一带剿长毛，杀捻子，只要说是什么反朝廷的乱党，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光。叔叔看不惯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才弃官回家务农的。这一想，他顿时毛骨悚然，仿佛看见官兵把全家绑出去杀头。他顾不得亚樵的伤势，忙对他说：“儿呀，李家那些人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角色，如果给你栽上个乱党罪名，那怎生得了？你脾气倔强，会吃亏的。你火速离开吧！我有个知友李元甫在肥东团防局，他曾写信说局里需要一个司书，现在我写封信你去找他，谋个差使安身如何？这染坊我也不开了，回去仍旧种田吧！”

亚樵只得去肥东团防局当了文书。这团防局实则是一种类似后来地主武装的民团。清末军队腐败，像安徽这种地方，

经常匪患不断，地主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业，募集壮丁，购置武器，按村设团，后来这些团联合起来成了一个机构，就是团防局。

却说王亚樵到了团防局，可说是走出狭窄的乡村天地，大大增长了见识，当时安徽各地的人稍有一些知识的，都不肯在农村做老实顺民，纷纷到上海、芜湖、南京一带读书做生意，或者找工作做，而团防局中管事的，都是些到过大大码头回来的人，他们见过世面，有的甚至加入了革命秘密组织，成为反清的中坚分子。

李元甫虽说和王亚樵的父亲往来，但年岁并不大，不过二十多岁。他和上海的革命党有关系，因而谋得个团防局差使。这样，他既可以联络庐州府东而一带的民团，那儿有几千人的武装力量，万一有所行动，他就可以去动员，又可以联系一些过往的革命党，探听传递消息，所以李元甫所在的团防局成了革命党人的通讯站和联络点了。

李元甫从荫堂给他的信中得知，亚樵是与当地豪绅家奴冲突避祸而来的，他心中暗忖，这青年敢于当面斥责豪奴，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因此想有空和他谈谈，摸摸亚樵的心思。

王亚樵来到团防局差不多有两个多月的光景，挂名是上士司书。这团防局又非正式的衙门，因而来往的公文不多，他三餐以后，终日闷坐，几乎无所事事，闲得无聊。忽然，他想起一本在庐州府买的《时务论策》，自己只看了几篇，后来回乡，吵架逃难，就再也没有取出来看，现在倒是可以拿出来仔细阅读了。

第二天晚饭吃罢，亚樵取出那本《时务论策》在灯下阅读，不过这种文字读起来总不通顺，特别那些自己似懂非懂的新

名词。正当他觉得乏味，准备放下书起身倒茶时，忽听有人轻轻地说：“擎宇兄，你真是好学不倦，灯下还手不释卷地在苦读啊！”

亚樵抬头一看，却见李元甫踱了进来，赶忙起身让坐。元甫摇摇手要他不必客气，随问道：“擎宇兄，你今科未能抡元，是个时运未到的秀才，怎么看这种发议论、无关仕进的书呢？”

亚樵听了叹口气说：“元甫世叔，这次庐州府一行，我感触颇深，那考场的搜检，如同对囚犯；考生夹带小抄，为那绿豆大小的功名，有人会跪下来对皂隶叩头，连羞耻都不要了，我想这样考中的秀才，也不怎么荣耀……”

李元甫听了微微一笑，摸摸嘴唇上的短须说：“擎宇，我们年纪相若，我与令尊是忘年交，不要拘俗礼，称我一声老兄就可。你说现在科场腐败，士子寡廉鲜耻也是实情，不过你读的这本《时务论策》，是泛泛之论，也没法挽狂澜于即倒呀！”

王亚樵有点不服气：“我觉得他们讲的有理，比如那篇论君主立宪，尊皇帝为万世不移之共主，因为‘庶政决于公论’，这样不是很好吗？我想如能这样做，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贪官和豪绅鱼肉欺压黎民百姓了！”

元甫哈哈大笑，“亚樵兄弟，你太一厢情愿了。老虎是不会不吃人的，让大清皇帝当空头立宪的君主，仿佛叫老虎吃长素。不再伤害人和兽，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王亚樵有点糊涂了，呆呆地望着李元甫，想听他讲出点道理来，谁知元甫不慌不忙，在屋里踱了个来回，一言不发，又走到门口向外望了望，转过身把门关紧，才又坐到王亚樵面前说：“老弟，你读过古文，还记得文天祥的《正气歌》吗？”

亚樵说：“这篇文章我是十分喜欢的，读后感到英雄虽在

横线之中，仍然王气凛然，烛照天地。”

元甫低声而严肃地说：“老弟，文天祥所抗的是入侵华夏的异族，现在的皇帝也是异族呢！当年他们打进山海关，为了摧发，杀了多少志士仁人，扬州十日，十万人仅存五十七口，嘉定三屠，妇幼无一孑遗，三百多年来，满人穷奢极欲，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当年洪杨揭竿，东南震动，可惜一由自己内讧，后来出了曾、李这班人为满人帮忙，才被剿平。你想，这些满族皇帝打都打不跑，还肯让我们汉人来‘庶政决于公论’，甘心当虚名的空头皇帝吗？”

亚樵被元甫说得顿时热血沸腾，有点激动地站起来说：“你说的对，我们要报祖辈的仇，可是怎么办呢？”

李元甫还不敢贸然对他讲革命道理，其实他早已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奉命回到安徽相机发展盟员，搞好武装，待机举义的。不过事关重大，而且当时安徽的同盟会首领柏文蔚也曾再三告诉李元甫，寻找同志要守机密，人要能干、可靠，因为万一吸收了动摇叛变的人入盟，向清廷告密，那时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全盘都输了。所以，他虽想把王亚樵吸收入同盟会，但对这个青年还不是十分清楚，只能听其言而观其行。等到向柏文蔚汇报后，再定行止。他想了想说：“擎宇老弟，这番话只是我们两人深夜随便谈谈，你知我知，不能随便和不知心性的人乱讲。话说回来，你要和几个知心朋友联络，谈谈诗文，讲讲历代先贤以激励志气，成立一个切磋琢磨的团体，如诗社之类，我想也是好的。”

亚樵当然不知，这是李元甫让他寻觅同志，以研究诗文学术为掩护，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亚樵高兴地一拍大腿说：“元甫长兄，你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有几个结拜兄弟，都

几分谈得来，我想就以崇拜文天祥为一代宗师，去找他们再联络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成立一个正气学社，你看如何？”

元甫赞同说：“这办法甚好，不过朝廷耳目众多，这个学社表面只作读书人以文会友，交友时要看此人是否确实心存华夏，忧国忧民，以后才可倾心交谈，不能贸然行事。”

亚樵十分兴奋，逐日去访问那些在庐州赴试时认识的愤时有志的好青年，那些人和他岁数差不多，二十上下年纪。一个多月功夫，王亚樵和许习庸、王庆廷、王海卿、葛得三等人成立了正气学社。

那日在一个小镇上，王亚樵借了个偏僻幽静的地主人家的花园，以饮酒赋诗为名，开了个学会成立会。

这个会开得大家都热血沸腾，歃血结盟，拔剑起舞赋诗，个个尽欢而散，约定每月朔望各聚会一次。分手后，王亚樵去找李元甫讲了开会经过。李元甫听了，并不问他开会情况，却说：“我明天领你去见一位安徽革命领袖。他也想见见你，此人姓柏名文蔚，号烈武，是孙中山先生在安徽的代表。”

王亚樵因为近来和李元甫交往时间较长，觉出他肯定与孙中山的革命党有来往，说不准就是在安徽的革命党人。现在听李元甫讲起柏文蔚是孙中山派在安徽的代表，他心下已经有点数目，便欣然答应。

第二天，李元甫带领王亚樵到肥东县一家颇为考究的四合院去。这房子看上去像个在城中住的富户人家，但里而却布置得十分简单。客厅内没有什么陈设，壁上连字画也没有。亚樵颇觉奇怪。他坐在客厅等候了一会，只见元甫陪了一位年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走进来。这人穿着并不考究。长衫布鞋，但气宇轩昂，举止大方。元甫向他介绍了亚樵，这人含笑趋前

握住亚樵的手说：“擎宇老弟，我听元甫讲起你，今日幸会，幸会！”

亚樵见他待人谦和，举止极有分寸，便谦恭地对他说：“烈武先生，亚樵是皖北山野鄙夫，井底之蛙，所见极为有限，今天承先生面教，我是铭感五内的！”

柏文蔚笑了一下说：“擎宇老弟，客套话不讲了吧，大概元甫和你谈过，我是同盟会安徽分部的部长。中山先生对安徽十分关切，认为这里是握南北交通咽喉，地位冲要，若得皖境，可南下金陵，北捣幽燕。而这儿，在太平天国前后，民风强悍，为鞑虏心腹之患。现满人朝廷即将油干灯尽，我们同盟会将联合皖中义士仁人，届时登高一呼，光复我大汉河山。你老弟的正气学社办得好，有震聋发聩、晨钟暮鼓之效。我想代表同盟会请你入盟，不知老弟意下如何？”

王亚樵激动的站了起来，半天讲不出一句话，他的脸涨得通红，半晌方说：“烈武先生，这是我终身的荣誉。想不到像我这样的人也能被同盟会所吸收，以后要我干什么，您和元甫尽管吩咐就是了。”

柏文蔚并不答话，却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入盟志愿书要王亚樵填写，随后，给他讲述了同盟会四大纲领，叮嘱他如果发现反清革命的人，可以相机介绍，扩大同盟会的队伍。

王亚樵加入同盟会以后，对革命事业更加积极了。他毅然辞去团防局司书职务，经常去庐州府属的几个县奔走进行扩大同盟会安徽分部、聚集反清武装的事。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王亚樵离开团防局，在庐州府所属各县奔走，自然为人所知，而且渐渐传到那个镇上的李